

爱情剧《我的巴比伦恋人》成口碑黑马

披着玛丽苏外衣的成长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出圈：中二情节制造错位喜感

“日记成真”是《我的巴比伦恋人》最核心的设定，也是大部分观众的共鸣点。朱墨透露，《我的巴比伦恋人》是原创剧本，前期筹备工作长达两年，“日记成真”的设定是主创团队通过一次次会议碰撞出来的。《我的巴比伦恋人》的“1.0版本”接近于《神笔马良》的故事。朱墨说：“某次编剧会议上，联合编剧宋克敏首先提出了‘画上的人物成真了’的构想，但一幅画只能提供形象和场景，信息量太少了，无法支撑一部剧集。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想到了日记。”

12岁的陈美如，在日记里为自己写了一个“只为我而生”的古巴比伦王子慕容杰伦，为闺蜜姜惠真安排了一个富可敌国的骁勇侍卫欧阳文山；她还不忘为这个爱情故事设计一名标准的女配角——痴爱着慕容杰伦的公主九天龙女，然而慕容杰伦眼里却只有陈美如……日记的稚气和矫情极好地还原出青春少女的懵懂心思，而《我的巴比伦恋人》的团队也以女性为主，前期筹备阶段只有出品方工夫影视的创始人陈国富和导演周楠是男性。

在朱墨看来，“少女心”不分男女：“谁没有冒粉红泡泡的时刻呢？我们聊剧本的时候，周楠也非常兴奋，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点子。比如剧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赴巫山’

梗就是周楠想出来的。”小陈美如在日记里写“情到浓时，共赴巫山”，于是，24岁的她对慕容杰伦一旦动情，两人便会瞬间移动到巫山山顶。

最早让《我的巴比伦恋人》出圈的，正是类似“共赴巫山”这样的中二喜剧梗。日记中的完美“霸总”不仅出现在现实里，而且追着你大声朗诵羞耻台词——这一切都制造出一种错位的喜感，让观众一边尴尬到脚趾抠地，一边拍着大腿哈哈大笑。比如在充满烟火气的居民小区里，美艳绝伦的九天龙女对慕容王子大喊：“你可以选择爱我或不爱我，我却只能选择爱你或更爱你！”而慕容王子头也不回，丢下一句：“有些爱的歌，你只能静静地听；有些爱的你，你最好远远地看！”便追着陈美如而去。

朱墨坦言：“我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点在于故事的起点相对轻巧——12岁小女孩的幻想成真，首先带来的就是荒诞和幽默。但光靠这些是无法支撑24集体量的。这时候多亏陈国富导演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他一直反复提醒‘故事要紧紧围绕日记来展开’。”剧中加入古巴比伦王国的奇幻线，最终写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观众对慕容杰伦、欧阳文山、九天龙女三人的身份之谜也讨论得热火朝天，颇有去年追看《想见你》的架势。



古巴比伦王子慕容杰伦(凤小岳饰)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初心：要珍惜年少时的梦想

《我的巴比伦恋人》满足了大家对爱情的想象，但并非玛丽苏题材的老调重弹。朱墨说：“团队有个共识，就是要拍一部真诚、有喜剧特质的爱情剧，而爱情必须以尊重为前提。”剧中设置了陈美如与慕容杰伦、姜惠真与欧阳文山、段水流与九天龙女三条主要的感情线，“为女性观众提供三种情感模式、三种男友类型”。随着甜宠剧的泛滥，观众辨别“工业糖精”的能力越来越强，要让他们心服口服地“嗑糖”也越来越难，但剧中三对主要CP基本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朱墨说：“CP感是我们一直都很重视的，是创作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目前大家觉得三对

CP都挺可爱，首先是因为我们的选角工作启动得很早，慕容杰伦、九天龙女、欧阳文山这‘古代三人组’完全是根据凤小岳、许玮甯、王瑞昌三个演员量身定做的，之后再根据他们来敲定‘现代三人组’的角色特点和演员人选。其次，我们不仅是创作者，也是女性观众，所以我们会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部剧，对很多细节进行讨论。我们要先享受这部剧，才能做到感动观众。”

《我的巴比伦恋人》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成长日记”。小时候，陈美如的日记被二舅妈兼班主任公开批评，她因此落下心理阴影；但她最终在24岁时与自己达成和解。朱墨说：“我们的项目一直把重点放在

‘12岁女孩的幻想成真’，孩子的幻想其实是很珍贵的。人逐渐长大、遇到现实的压力，可能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我们都能记得年少时的梦，记得怎样爱自己、为自己而活。”

在《我的巴比伦恋人》里，“尊重”和“自我意识”是每一个人物和每一段爱情关系的重点，被不少观众评价为“三观正”。朱墨相信，互相尊重和独立自我会成为爱情题材作品的主流价值观，“这两年有《三十而已》《我的姐姐》等作品，虽然故事不一样，但都传递出了互相尊重、独立自我等价值观。我相信这会成为主流，创作者和观众都在进行代际更替”。

制作：高质量高投入横跨三国取景

跟其他类型的剧集相比，甜宠剧最容易“以小博大”，观众最关心的是CP够不够甜，“穷”甚至可以是一部剧的卖点。《我的巴比伦恋人》刚播出时，不少观众想当然地认为这又是一部低成本甜宠剧——第一集一开头就是古巴比伦场景，当凤小岳饰演的混血王子说起阿卡德语（古巴比伦语言）时，甚至有弹幕划过：“演员们都是乱说的吧？”

但实际上，剧中演员说的是货真价实的阿卡德语，团队找来北京大学亚述学专业的老师进行指导，演员提前40天进组学习阿卡德语和古巴比伦礼仪。此外，这部剧的美术团队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资料搜集、历史考证等工作，取景地横跨中国、摩洛哥和法国三地。

朱墨对《我的巴比伦恋人》的定位是“高质量的奇幻爱情剧”：“我个人很喜欢韩剧《鬼怪》，从剧本到制作，质量都非常高。我从来都没把《我的巴比伦恋人》定位成低成本剧。从剧本开发开始，我就非常确定必须要有足够的预算，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就是我的目标。2018年开机的时候，整个影视市场很火热，流行请流量演员，但我从一开始就非常确定不找流量，而是要找贴合角色的，我们的预算要花

在制作上。”2018年年初，朱墨先垫付了几十万元供美术组开展工作，“我们这个项目当时还没跟视频平台达成协议，但公司有自己的流程，我不好申请预算，所以自己先垫付。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百分百肯定这部剧能多么成功，但如果我不这么做，项目就会卡在那儿”。

《我的巴比伦恋人》的团队很年轻，却在陈国富的支持下把这个大体量的项目扛了下来。朱墨表示，陈国富一直为这部剧保驾护航：“我们每一次重要的剧本会，他都会参与。在120多天的拍摄过程中，他每天都会检查OK条（电影拍摄中满意的片段），针对素材本身提出意见；每个月会去剧组探一次班，这对我们的年轻主创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对于观众最初的误解，朱墨坦言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在正式播出前我们做了观众调研，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大家首先被中二喜剧的部分吸引，后来逐渐看到我们花的钱、用的心，这很好。我们必须把评价的自由给到观众。”

《我的巴比伦恋人》成为今年下半年的“黑马”，朱墨说：“希望这部剧能让观众和同行有点信心，国产的爱情剧也值得花时间和心血，也可以走出一条路。”



卜冠今饰演平凡无奇的陈美如



许玮甯饰演美艳绝伦的九天龙女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主编 李焕菲/ 校对 赵丹丹

一路夜行

□刘江滨

扑流萤。天阶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秋夕》）泰戈尔：“在墨黑的夜空点燃自己，为远方的你送去一丝光明。”（《萤火虫》）。尤其是“囊萤夜读”，大有名的励志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如今得见萤火虫，果真很亮，像一只小灯泡，发出橘黄色的光。它在空中忽高忽低忽远忽近飞过，划出一道不规则的光线就不见了，以“流萤”状之真的很形像。

一路夜行，眼前萤火虫不时飘忽而逝。远离了城市的灯光，却亲近了原野上萤火虫的“灯光”，舒爽安宁的心境又添了一重奇妙的体验。

感谢这山中暗夜的赐予。

彻底地放下，放松，一心享受此时的安宁。远离城市的喧嚣，隐入大自然的怀抱，躲进夜幕之下，和地气相接，和真气相连，浑身舒爽通泰。

日与夜，白与黑，交换轮替，各臻其妙，才是自然伦理。

正行走间，忽然，有一道微小的亮光忽悠悠飘过，萤火虫！众人一阵惊呼，纷纷说只知萤火虫之名从来就没见过，今天第一次有幸得见。

对于萤火虫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多见于诗文句子中，很浪漫，很诗意。如李白：“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咏萤火》）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

晚，天是真黑呀，尤其是遇到阴天，没有皎洁明月，没有满天星斗，用“倒扣的锅底”“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再贴切不过。晚上出门，需要打着灯笼或撒手电、筒照明才行。所以，大体上“日不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到夜晚就是一个沉睡的村庄。

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到了晚上处处是灯光闪烁，我们甚至用“璀璨”“辉煌”“流光溢彩”这样美丽的字眼来形容，很难再体会黑夜的滋味了，连星星都被华灯剥夺了光芒。而如今又在黑夜中行走，感觉没有灯光的黑暗竟也是如此美好！夜行路上，好像卸下打扮行头的演员，不再讲究妍媸美丑，无须顾虑面部表情，

兴奋，双腿似乎也上了发条，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动。

一路上看不见村庄，看不见店铺，辽阔的天空与无边的旷野浑然一体，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张九龄“悠悠天宇旷”的感慨。不远处的一座山梁仿佛一道弧线蜿蜒起伏，又像帷幔前的一道屏风。路边的玉米地散发出庄稼和青草的气息，让人鼻翼翕动，送入沁人肺腑的清香。不知名的秋虫唧唧鸣唱，伴着秋露的潮润，越发衬托夜夜的宁静。放眼望去，看不到灯光，只有大自然暗淡微弱的天光。这才是黑夜，这才是夜路啊。

走着走着，竟品咂出了童年的味道。那时在农村，一到夜

远离了城市的灯光，却亲近了原野上萤火虫的“灯光”，舒爽安宁的心境又添了一重奇妙的体验

在涞源华中小镇采摘园吃过晚饭，天色已黑了下来。一时无车可坐，一问离酒店只有3公里的路程，几个朋友一致决定，与其在这里无聊地等车，还不如走回去。

山里黑得早，不到晚上七点，大地已完全笼罩在夜幕之中，像被浓墨渲染了一般黑黢黢的。天有些阴，没有月亮露脸，只有几颗星星寂寥地眨眼，周遭的一切影影绰绰，斑斑驳驳，世间的所有物事被掩藏起来，弥漫着神秘的气氛。一条灰白色的公路在前面延伸，清晰可见。

走吧，多少年没有走过这样的夜路了。心中隐隐地有几分

船上的渔民与岸上的人说话，就算距离不太远，提高嗓门大声说，对方也不容易听清楚，只能用唱歌的形式进行交流

“咸水歌”越唱越甜

□吴远团

中山坦洲，咸、淡水交汇处，是疍家人聚居的地方。

夜幕降临，浓雾渐起。海面、江面上隐隐约约闪烁的点点火光，是疍家人日夜牵挂的亲人归航的希望。

疍家人以艇为家，过去捕捞作业船只小、条件差，而海上风云变幻莫测，他们每次出海都要祈求神灵保佑平安。

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船只之间、船只与岸上的人之间，沟通交流极为困难。疍家人在海岸、河涌码头等候，从越来越近的歌声里，分辨出亲人熟悉的声音气息，心中充满喜悦。

坦洲镇一位老渔民说，船上的渔民与岸上的人说话，就算距离不太远，提高嗓门大声说，对方也不容易听清楚，只能用唱歌的形式进行交流。疍家先民在特殊条件下产生了“咸水歌”，形成一种他们特有的渔歌文化。“咸水歌”是疍家人在河涌、码头、基围、田间劳作之余，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媒介，他们以此娱乐，

嬉戏，恋爱，唱出疍家人的忧伤与欢乐。

“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是过去疍家人的写照，他们曾是漂泊沿海一带的游子，“咸水歌”里饱含着无奈和辛酸。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涛声依旧》描绘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情景。但是，过去的疍家妹子送情哥哥出海打鱼，可没有这么浪漫。疍家妹子担心的不是情哥哥移情别恋，而是情哥哥这一去会不会遭遇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会不会遇到海盜悍匪，能不能平安归来。那时候他们唱的“咸水歌”，真如海水一般“又苦又咸”！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活环境稳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咸水歌”更多的成为了人们丰富文化生活、休闲娱乐、庆祝丰收和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山“咸水歌”鼎盛一时。各地在农忙之前或收获之后，搭起歌台，

把船摇到江心，进行打擂比试，切磋技艺。恰似《岳阳楼记》所描绘的：“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中山坦洲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民歌手，他们将“咸水歌”带进北京文艺舞台，使创作和演唱“咸水歌”的两位民歌手何福友、梁容胜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咸水歌”不仅出现在舞台、屏幕，还制作成黑胶唱片、CD碟，从河涌、田间走上艺术殿堂，疍家文化受到广泛关注。2006年中山“咸水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走进了校园。

随着疍家人上岸定居，停泊在珠江两岸和河涌里成群结队的疍家艇逐渐消失了，疍家人也从旧时居无定所、备受歧视的水上游民转变成陆地上居住的常住居民。“咸水歌”却一直传唱着，只不过歌唱内容从以前与旧社会、大自然抗争转变成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味道”也从过去的辛酸苦咸变得越来越甜。



归来依旧青山(国画)

□卜绍基